

七件驚人的共謀案

(本文插圖刊120頁)

樊慶華

長期潛伏擾亂社會

中共男女間諜奉共黨之命，經過嚴格訓練後，潛伏在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機構內，從事各種滲透醜亂活動，諸如刺探機密、竊取情報、進行暗殺、策劃叛變、製造暴動，以及造謠中傷、挑撥離間等，目的在推翻國民黨，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赤化全國。他們機警刁滑、心狠手辣，

只有有黨（共黨），不知有國（共黨常呼「工人無祖國」的口號），都是喪盡天良之徒。我們經過了神州陸沉的國變以後，對於過去這些陰謀叛亂的共謀，只要有人一經提及，誰也會切齒痛恨不置的！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實在使國家人民受害太多太深了。

民國十九年秋間，武昌、漢口、漢陽共黨份子，乘駐軍北調參加討伐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與兵反叛的「中原戰事」，地方防務空虛，共酋彭德懷又攻陷長沙，湖南、湖北人心惶惶之際，便四出活動，雜以暴動，擾亂社會秩序，以期混水摸魚，造成第二個長沙事變。幸憲兵團長歐陽珍（黃埔一期出身）適時開到，捕獲共黨份子數人，中有宋惠和、陳×正二人，要求辦妥自首（其實這不是自首，乃是自白。如在未被捕前，自行投案，並坦陳案情者才算是自首。自白者必須戴

罪立功後，始可獲釋，並予安全保障）手續後，請予開釋。事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後擴大改為調查局）派赴武漢執行肅反（肅清反動份子）任務之蔡孟堅聞悉，乃向憲兵團洽商，請允許將宋、陳二人交蔡管訓運用。

蔡孟堅對宋、陳二人，不僅不視為罪犯，且待如好友。宋、陳二人頗為感動，尤其宋某能說能寫，甚具才華，曾向蔡孟堅提出一項切實有效的肅反辦法，告以所有共黨份子姓名都是假的，而且隨時更換（那時全國國民都沒有身份證），各人的住址又極秘密，但面貌身材是假不了的。他並指出共黨規定，凡遇開會聯絡等事，均須親自出場，因此各人都無法長期潛伏。只要命令那些自首份子會同便衣憲警，在大街小巷不斷的行走瞭望（彼此須保持適當距離），即可逮捕到若干共幹，說不定還可捉到一些高級共幹哩。蔡孟堅聽了，認為很有道理，立即協調憲警單位，依計而行。

一個月後，果然捕獲共黨份子多人，破獲共黨機關數處，收穫可謂不差。

滲透各處謀刺元首

中原討逆戰事，由於張學良的東北軍開入關，進佔平津，擁護中央，很快便勝利結束，全國

復告統一。蔣總司令中正於被推就任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二週後，決定出巡各地，先赴武漢；武漢各界聞訊，立即籌備慶祝逆勝利大會，歡迎蔣公，決定大會在漢口市商會舉行。

詎共黨份子乘機運用人事關係，混入籌備會工作，進行危害蔣公陰謀。幸在蔣公蒞臨前數天的某日下午，某自首份子在街上巡行時，捕獲一重要共幹夏華（四川人），經嚴加審訊，表示願意自首，但須晉見高級負責人，面報重要案情。蔡孟堅當即延見，單獨與夏華談話。夏華說：「武漢各界慶祝大會籌備工作即將完成，所有事務人員很多是共黨份子，對於繕寫開會通知及填發會場出入證等工作，幾全由共幹包辦。此外，共黨還組成好幾個暴力小組，每組五人，一律密攜手榴彈進場，俟蔣公蒞臨講臺時，臺下共謀一起向臺上及其近旁衛士們投擲手榴彈，使蔣公無法走避。這些話如不相信，我可將那些參加籌備工作的共幹姓名、住址，就所知者一一寫出，捉來審訊，即可破獲全案，並可查出手榴彈密藏所在。」此一供詞，殊屬駭人聽聞。蔡孟堅當即協調有關單位採取行動，按圖索驥，果然全案破獲無遺。

於此可見共謀陰謀毒辣，計劃週密，幸好及時破案，弭患於無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行動消息一再走漏

中共重要首領之一顧順章，上海浦東人，短小精幹，富權謀，懂心理學，手段靈活毒辣。弱冠時，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機器工人，自加入共黨後，曾奉派赴威海衛，秘密接受蘇聯「格別烏」特工訓練，習「爆破」及「暗殺」術。返滬後，潛伏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東廠，從事共黨運活動。以工作積極，表現優異（民國十五年、六年間，共黨在滬舉行三次大暴動，均由顧任「總指揮」，當時紅色恐怖籠罩上海，顧的潛在勢力不斷增大），中共六大大會時，即擢升顧順章為「中央委員」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及「中央特務委員會委員」。特務委員會主要任務：一為實施對「敵」鬭爭行動工作，一為保護中共駐滬各機關及其人員的安全。負責人為周恩來，但周恩來僅負名義，實際工作皆由顧順章主持，在權力和地位上，顧順章與周恩來、李立三相等。

民國二十年四月，顧順章奉命潛赴漢口「公幹」，某日，在漢口特三區小高爾夫球場邊，與另一共幹交頭接耳談話時，被一已向政府辦妥自首手續的省級共幹尤崇新（前任共黨江蘇省委，後調漢口市委，被捕後，曾在獄中咬破手指寫一血書，請求自首，誓言戴罪立功，希每日派員隨其在街上行走，指認搜捕共黨份子）發現，當即呼警逮捕。送由蔡孟堅審訊時，顧順章只說：「我願自首，但須晉謁蔣主席面陳要言。」態度相當堅定。蔡孟堅當將顧某捕獲自首的情形，密電中央，一面協調憲警單位，指派憲兵一連，雇

專輪押送顧順章赴京，請中央直接處理。

抵京後，將顧順章送至市區中央路三〇五號，即中央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的秘密辦公處。顧順章一看路名門牌，即告蔡孟堅說：「此乃共黨南京負責人的通訊處，應速將潛伏在中央調查科的共諜錢壯飛扣留。另外，該科駐滬辦事處處長楊登瀛亦係共諜，應予一併扣押，勿使脫逃，否則滬上諸共黨機關及其重要人員定必大逃亡、大搬家，而我亦將全功盡棄矣！」蔡孟堅聽了他這幾句話，驚駭莫名，當即電話徐恩曾科長。徐科長惶恐之餘，急忙派人四出搜索錢某，詎錢某已先一日潛逃赴滬，再也無法找到他了。因錢某主管電訊文件，蔡孟堅在漢口所發顧順章被捕自首的電報，錢某首先看到後，急速奔滬面報共黨中央。等到調查科派員帶同顧某赴滬，根據他所供出的共黨駐滬諸機關及其重要人員姓名住址，會同租界捕房前往逐一搜捕時，早已人去樓空，一無所獲。此一錯失，關係非同小可，因中共駐滬各機關及其重要負責人如周恩來、李立三、陳紹禹等數十人，倘無共諜錢某之通風報訊，定能予以一網打盡，如是則共黨精英盡失，組織崩潰，祇剩熱衷霸權的毛澤東一人，勢難支撐下去，絕不會成爲後來的大患。

顧某一家慘遭殺戮

顧順章旋即與其妻及家人聯絡，發覺亦皆失踪，下落不明。顧順章那時心情焦惶，料定大事不妙，乃報請捕房設法捉到其妻弟張長庚及「中央特務委員會第三科科长」王竹友，經顧順章多日

說服，才坦白供述：顧的全家十三口，均被共黨周恩來帶同王竹友親手予以毒殺，無一倖免，屍體分別埋在法租界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號與新開路斯文里七十號三處地板下。經顧順章報請租界當局有關單位雇工挖出時，不料另又發現顧順章戚友及周恩來所雇用埋屍之工人遺體二十餘具。詢訊時，據王竹友供稱：周恩來殺害顧順章家屬，自然是報復他的叛變，出賣共黨；至於毒死其他二十餘人，爲的是「殺人滅口」。慘案消息傳出後，上海各報都大幅刊佈，並將屍屍一一拍照刊出，令人看了爲之心驚肉跳，立時轟動全國各界，一致斥責兇手殘忍勝過禽獸。維時筆者因事在滬，閱報頓覺手足發抖，難過了半天。迄今雖事隔五十餘年，每一回憶，腦海中仍會浮現此種可怖印象。

反共大員險遭毒手

當年中央調查科竟有兩個共諜同時潛伏，確是該科反共工作上的一大疏失。這兩個共諜日常的謀叛工作，據顧順章供稱：楊登瀛是個共黨的忠實黨員，他把調查科駐滬辦事處設在共黨某一機關的樓上，樓下進門上樓梯處，裝有秘密攝影機，凡國民黨重要人員進入該辦事處，即被攝下照片。辦事處每次會議紀錄及由調查科發來的各種反共文件，樓下共黨人員均可隨時看到。至於錢壯飛，更是一極端的共黨份子，於民國十七年間，乘調查科公開招考無線電臺職員時，化名偽裝應考錄取後進入該科。到戰後，工作勤奮，表現良好，越三年，洊升爲機要秘書，主管電訊

文件收發、登記、譯電、簽核文稿等業務，成為徐恩曾科長的「親信」助手。他每日將各省市發來的反共情報或密電，先行拆閱（機要秘書得代為拆閱）或翻譯，擇其「有價值者」，秘密照抄後，夾雜在報紙或書籍雜誌內，郵寄上海共黨中央（緊急的另派共幹專送），然後再呈送徐科長核閱。因此國民黨或政府一切重要反共措施，中共均得及時洞悉無遺。又錢壯飛對中央要人的行踪，特別是反共要人的行踪，隨時暗加注意，一有可靠消息，立即通知滬上中共特工首領顧順章。某次，陳立夫由南京乘某班次火車赴滬，錢壯飛獲悉後，立刻轉報上海，顧順章（在被捕自首前）遂即在上海北站預先埋伏殺手，準備施行狙擊。不意陳立夫改在先一站下車，換乘汽車到滬，致未遭毒手，本案後經立夫先生向人證明確有此事。

徐蚌會戰敗於共謀

對日抗戰結束後，國軍繼有戡亂之役，毛共以劣勢兵力戰勝國軍，竊據大陸，此中癥結固多，然共謀顛覆作祟實為主因。共謀中以劉斐的作為最關重要，劉斐，湖南醴陵人，號維章，在李宗仁、白崇禧任桂軍支隊長時，即參與軍中文書工作，繼命其任低級軍官，表現甚佳，認係可造之材，遂予拔擢，後且資送他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歸國後，仍服務於桂軍，洊升為高級幹部，深為李、白所倚畀。北伐後，桂軍長期馳騁於中原各省區，劉斐在軍中受共黨份子煽誘，思想轉變，復經皖籍共幹朱篤一之拉攏薦介，遂加入

共黨，由於隱蔽得法，使李宗仁、白崇禧無從發覺。

抗戰軍興，李宗仁、白崇禧擁護中央合力抗日，劉斐以李、白提拔，不次晉陞，最後官拜最高統帥部參謀本部參謀次長，職掌國軍作戰事宜，參與密勿。他的共謀任務，從此乃獲得盡量發揮之大好機會。他對共軍最大的助勳有二：一為引援共黨份子甘肅人韓練成擔任國軍軍官，官拜四十六軍軍長，於民國三十六年在徐州一帶剿共，全軍被共軍解決，獨韓練成隻身生還，時論譁然。然以有劉斐在中樞掩護解說，韓練成不但未受處分，白崇禧當時還大罵徐州最高指揮官指揮失當，白白地犧牲了桂軍的實力。後來共黨佔領甘肅省時，報載韓練成赫然榮任該省「軍管會」副主任，白崇禧方悟過去自貽伊戚之非，然已噬臍莫及矣！

其二為徐蚌會戰之際，劉斐利用其參謀次長的職權，將國軍黃伯韜、邱清泉、黃維三兵團的每一作戰動向與意圖，隨時命令參謀本部無線電臺臺長共謀某，以密電先行通知共方，使其攻守進退掌握機先，處於絕對有利地位；相反的陷國軍於處處被動挨打的不利局面。例如當黃伯韜兵團被困於碾莊，邱清泉兵團奉命由魯蘇邊境馳援時，沿途並未經過正式戰圍，即被共軍節節襲擊圍困，終至全軍覆沒。迨中央再撤調黃維兵團前往解救，共軍知悉，又以同樣方法，將黃維兵團逐漸消滅於半途上。這都是由於共軍對於黃、邱、黃三兵團的一切行動，事先已經洞悉，得以從容進擊，了無遺算之故。黃、邱、黃三兵團，乃

國軍之精銳所在，裝備優良，實力強大，竟被劣勢共軍各個擊破，相繼消滅，能不令人慨嘆。據說毛澤東在北平初次召見劉斐時說道：「我們的勝利，你的功勞最大！」實則除劉斐外，尚有另一共謀劉仲容的功勞亦不算小。

甘萬桂軍片甲無存

廣西籍共幹劉仲容，經劉斐介薦安置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在漢口）後，由於他「臥底」得法，待人手段靈活，工作表現優異，不到數年，便成為白崇禧的親信高級幕僚，許多公務均授權他進行核辦。平日在白公館進出，可以自由穿堂入室，如須休息，且可以假寐於白崇禧臥榻，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劉仲容利用此種不尋常之關係，秘密執行他的共謀任務。

當徐蚌會戰激烈進行，黃伯韜、邱清泉、黃維三兵團先後被共軍襲擊圍困，情勢危急時，中央曾電請華中長官公署轉飭所屬駐皖桂軍，循津浦線北上增援；詎該長官公署非特不遵調度，任令皖境戍軍首領擁兵作壁上觀，且將中央由四川經武漢轉運徐蚌接濟國軍之械彈米糧，概予截留不放。此種違令抗命，自毀長城之犯行，據說都是由於劉仲容從中慫恿煽動而起。

徐蚌會戰失敗，全國震驚，中央政府南遷廣州，白崇禧亦率領桂軍二十萬人退往廣西，擬聯合滇、黔等省，另圖他計。事為共軍偵悉，乃緊緊跟踪，追擊不已，使桂軍無喘息機會。結果四百營能征慣戰的桂軍，重蹈黃、邱、黃三兵團之覆轍，被共軍分別消滅於桂境，片甲無存。此中

原因，在於劉仲容介紹給桂軍總部主任無線電臺臺長之王某，亦係共謀。據桂省人士說：白崇禧總部之軍令剛發出，部隊尚未採取行動，而共方已由王某密電中得知其詳。如此情形，桂軍焉能不一敗塗地呢？！

吳石叛國案發伏法

國軍參謀本部次長吳石，於民國三十九年冬，以共謀罪在臺被政府破獲而伏法。本案經過情形，未見政府宣佈，世人祇知其罪有應得，死無足惜，對於他犯罪事實及被偵破經過，則傳說不一。

後來筆者看到中外雜誌載馮馬五先生所撰「吳石叛國紀聞」一文，始悉吳石罪行累累，且極重大，治安機關破案手法巧妙細緻，過程曲折離奇，可以媲美福爾摩斯。茲摘述要點如下：

民國卅八、九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初移臺灣，局面極不穩定，……這時候，潛伏在臺灣的共謀，異常活躍，如外國通訊社記者李朋及臺省婦女謝雪紅等，皆乘機從事內部顛覆活動甚力。李被查獲正法，謝則漏網潛逃。然吳石的好迹尚未顯露，依然貴為參謀次長，每日坐在總統府的大廈樓上（參謀本部就在總統府內辦公），幹他的共謀工作。可是，他那些日常的鬼祟行動——如晚間常在辦公室開會，而關防嚴密，連窗簾亦放下——治安機關早已注意偵查，只因他是在職的軍政大員，在未獲得真憑實據之前，不能隨便究問而已。

某日清晨，總統府後苑中，忽見一人僵臥地

上，審視之，係府中工友，頸上有深刻傷痕，自絕非墜樓畢命者，然地上未有其他器物足資考證，再三研究，斷定他是被人謀害後，從樓上窗口擲下來的。旋即查悉死者日常與侍候吳石次長辦公室的勤務兵某甚親密，每日下午退值後，兩人總是一道出去，形影不離，但吳次長這一勤務兵，此時忽告失蹤了。根據此項線索，治安機關認為不難破案，繼將在逃的吳次長勤務兵緝獲訊究，乃知死者先日下午退值時，照例到吳次長辦公室邀約這勤務兵聯袂外出，然他在頂樓上侍候吳次長開會，死者逕登頂樓，排闥走入會議室，即見吳石與幾個親信幹部正在會議，其中且有不是參謀部供職的人，相顧愕然。吳石害怕這工友闖破奸情，即不許他再出去，關在房內，予以勒斃，迨深夜纔將屍體從窗口擲後苑中，裝作跳樓自殺的模樣，冀泯痕跡。

至是，治安機關乃肯定吳石是個共謀，非搜查他的住宅不可。某天晚上，派遣了幾個能幹人員馳赴吳宅，很禮貌而技巧地表示奉命前來循例檢查吳公館一下，希望吳次長諒解合作。詎料吳聞之大怒，聲言：「我是政府的高級軍政人員，你們隨便來搜查我的住宅，憑着什麼證據？是誰的命令？假使在我的家裏搜不出犯法的任何證物來，該歸誰人負責呢？這些問題不解決，我是不容許你們胡來的！」其詞凌厲而堂皇，難以辯駁，又不便將上述偵查所得的情節，向吳說出，即說，他亦可以推卸這是勤務兵的事，與他無關，自不能作為檢查吳宅的理由。

可是，治安人員亦不能徒勞往返，嗒然而回

，仍在吳宅客廳內，對吳再三懇談，說好說歹，周旋了很久時間，仍不得要領。而吳石的氣絀更囂張，聲稱再要糾纏不休，即報告憲兵司令部派人來查究。……這時，有一位治安人員站立在客廳中的一張小圓桌旁，聆及吳石那種咄咄逼人而氣絀萬丈的言語，不覺有些冒火，即跟他頂撞了幾句，說：「我們是奉命執行職務，叫憲兵來亦嚇不倒人。」吳石震怒，拍椅詈斥其非，這位治安人員即不再示弱，亦使勁拍着小圓桌而答話。那張小圓桌的構造是中間一根圓木作支柱的，一拍之下，聽到裏面有金屬物的反應聲音，這位治安人員很機警，當然也有經驗，料定此中必有蹊蹺，乃和顏悅色的言道：「吳次長這張圓桌很別緻，裏面發出金屬聲，讓我們且檢查看看罷。」說着，即將圓桌翻動，更有叮叮噹噹的響聲發出，急將那根圓木拆下省視，其中竟裝置着一個新式的無線電收發報機。此時吳石的表情極驚惶，再也不敢逞威風了。如是，治安人員實行搜查吳宅，查獲了許多函件，連同這座無線電機，運載吉普車上，一併請吳次長同赴治安機關談話。吳次長祇好前倨後恭，跟着治安人員出門。從此一去不復返，立成爲階下囚，終至走入黃泉路了……

據友人傳言：當吳石第一次進入軍事法庭（由國防部軍法處組織特別軍事法庭來審訊他的），看見牆壁上懸掛的蔣總統介公玉照時，即向玉照立正鞠躬，淒然說道：「總統，我對不起你！」有人說，這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絕無生還之望，故而天良發現，說出這句良心話，殆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歟？！